

第1章 黑夜惊魂

特案组解决了“佛头失踪案”后，陆博垣发话，要带大家去泡温泉、吃烤肉，好好放松一下。

每个人都雀跃不已，夏岚和苏珊两个人商量好，下班后一起去逛附近专门卖体育用品的商场，去买要穿的泳衣。

夏岚属于保守型，她喜欢那种有蝴蝶结和小花边的少女泳装。苏珊则在一旁各种煽动，非叫她买一件火爆些的比基尼，好闪瞎特案组那群老爷们儿的双眼。

不过夏岚却没有令她如愿，仍是按照自己的喜好，买了件普通保守的泳装。交完钱，夏岚本想拉着苏珊一起吃个饭，但是苏珊却说晚上还有约。所以出了商场，俩人就分了手。

夏岚拐进商场附近的地铁站，坐地铁回家。而苏珊则绕进了一条小巷子，准备抄近路去饭馆见约好的朋友。

现在已经是一月份了，天黑得很早，再加上寒冷，虽然周边的闹市区里仍旧是人来人往的，可这小巷子却冷清得很。

苏珊一向胆子大，想都不想地就拐进了巷口，不着急不着慌地，哼着小曲朝巷子另一端走去。

走到巷子深处时，突然从暗处拐出了一个穿着羽绒服的中年大叔。他有些谢顶，头发稀疏得很，戴着副眼镜，镜片后的一双小眼睛从苏珊身上掠过，带着股不怀好意的笑。

其实刚开始，苏珊还没有注意到他的反常，以为就是个傍晚出来倒垃圾的普通大叔。可就在他们擦肩而过时，她却注意到，这个大叔似乎有意无意地转了个身，开始跟着自己。

大晚上的，一个这样的大叔出现在这样的一个暗巷里，怎么都觉得没安好心！

苏珊心中暗笑，她是干什么的！还能怕这个！可还是默默地掏出了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

“喂，你在哪儿呢？”听筒另一头传来的男声，温暖且让她踏实。

苏珊笑了笑，“出了点小意外，你下楼往前走，第一个路口往右拐，有条小巷子，旁边有个报亭……嗯，对，就是那里，过来找我吧。说不定，有好戏看呢！”

挂上电话，苏珊索性站住脚步，停在了路灯旁边，不再继续向前。

身后那个不近不远尾随着她的大叔，也跟着停了下来。像是默默地观察了她片刻，突地走了过来，一边走，一边小声嘀咕着。

他应该是说了些什么肮脏的话语，不过因为声音不大，再加上又有口音，因此苏珊并没有听清楚。

等到他走到苏珊面前，脸上挂着恶心的笑，猛地朝她扑了过来……

苏珊曾经交过一个当武警的男朋友，会些简单的防身术，而且身为法医，她很清楚哪些地方是致命的，哪些地方一拳打过去，会让对方疼得哭爹喊娘，偏偏还不会落下什么一目了然的皮外伤。

而最主要的是……她微微一笑，朝巷口看了看。

他，应该快到了吧？

所以，她又有什么好怕的呢！遇到这种流氓，你越是害怕尖叫，对方越是得意。虽然不排除有些色胆包天的，可多数色狼都是有色心，没色胆！只要你奋起反击，出其不意，他们就一定会马上退缩，绝对不敢继续纠缠。

眼看他越来越近，苏珊本想抬脚踢上去，可又舍不得那双才穿了两次的新皮靴。一咬牙，抡起背包砸上了他那没有几根头发的脑袋。她心里暗暗骂着，王八蛋，老娘的包也是牌子货啊！你到底洗没洗头，会不

会把我的包包污染啊！可手上却没停。

平时她习惯在包里装上一大堆的化妆品，甚至还包括卸妆水，因此那包鼓鼓的，分量也不轻。那大叔被她这么一砸，顿时懵了，直接踉跄了几步，跌倒在地上。

看他摔倒，苏珊反倒有些纳闷起来。就算是被砸了好几下，毕竟是个男的，这么容易就摔倒，他也太弱了吧！

不过，她马上就发现事情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原来，那死色狼之所以会摔倒，除了自己的攻击，还有个更重要的外因——

路灯附近有个垃圾桶，那旁边不知道堆了什么垃圾，还挺长挺宽的，被个黑色的大塑料袋盖着，时不时散发出细微的恶臭。

苏珊很熟悉这个味道，这绝不是正常的生活垃圾的味道！而是……

那色狼大叔捂着头，又揉了揉腿，这下摔得可不轻，他的小腿蹭到了垃圾桶上，裤子被刮破了一大块。

“什么鬼东西，咋这么臭！”

他一边说，一边下意识地拉开了身下的黑色塑胶袋。

昏暗的路灯下，露出了一截白花花的的手臂。

苏珊没搭理他，走过去，一把将那塑胶袋直接扯开。

臭气扑面而来，她皱起眉头，那是一具全裸着的，雪白的女尸。

尸体虽然闭着眼，可脖子处一片黑色的污痕，一直流到了前胸。

苏珊知道，那是凝固了的血液。这女尸，被人割破了喉咙。

色狼嗷的一声大叫着蹦了起来，可一跳起来，受伤的小腿又撞到了垃圾桶，再加上看到死人，他本来就有些腿软，吓得连跑都不敢跑了，踉跄了没几步，又直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哎哟，死人啦！咋有个死人啊！”

他号叫个没完没了的，声音里带着哭腔，显然吓得快尿了。

苏珊回头瞥了他一眼，抬起手，抡圆了给了他俩大耳光子。“靠！

耍着流氓呢，你他妈有点儿职业道德行不行！”

色狼抬头看着她，又看了看旁边的女尸，终于忍不住，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

第二天，特案组的办公室里。

虽然屋里很暖，还弥散着浓浓的咖啡香，可阴霾的气息笼罩着所有的人。

原本今天，他们已经预定好了温泉和饭馆，打算好好放松一下的。可早上，陆队却通知他们，今天的计划全都取消了！

下午两点，所有人一起回办公室开会。

聂程涛不高兴，因为吃不到烤肉了。徐子峰不高兴，因为泡不了温泉了。夏岚不高兴，因为新买的泳衣派不上用场了。陆博垣不高兴，因为看不到夏岚穿泳装了。苏珊不高兴，因为她忙了一宿，刚刚才起床。

而这些人中，最最不高兴的，却是车瑞。

昨天，他本来约了苏珊一起吃晚饭，可谁承想却被夏岚截了胡，先拉着苏珊去逛街买泳衣了……

好不容易等到她们逛完街，苏珊赶往和自己约定好的饭馆时，却突然打电话说出了事，叫他赶紧过去。他大步跑出饭馆，来到苏珊说的那条小巷子时，远远地，却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哭喊声。

待他跑过去，才发现路灯下，苏珊正扯着一个秃顶的大叔，左右开弓扇得正欢。他一看到苏珊这架势，当真也是吓了一跳，愣了愣神，才跑过去，哭笑不得地将俩人拉开。

苏珊说清了原委，又将那女尸指给他看。虽然他平时很怕看到这些，但真的面对这样的环境，还是爷们儿地将苏珊抱进了怀里，一边安慰她，一边打电话报了警。就这样，晚饭也没吃，一直折腾到了大半夜。

原以为，终于完事可以回家了，谁知道，那负责的法医跟苏珊关系

不错，俩人后来打电话聊案情，原来这两个月里，这已经是第三个被性侵后割喉抛尸的年轻姑娘了。

苏珊一听情况不妙，赶紧给陆博垣打了电话。陆队也是够速度，当天夜里就要到了所有的资料，并且主动请缨接了这个案子。等到全都忙完，已经是后半夜了。

车瑞这才送她回了家。他们已经背着特案组其他同事，正式交往一个多月了，只是还没有告诉大家。

现在这件事闹得这么大，特案组的人都知道他俩当时在一起，反倒让他们有些百口莫辩了。

事实上，除了夏岚看了看他俩，暗暗纳闷昨晚苏珊要是约了车瑞一起吃饭，那干吗不叫上自己，其他人根本就没有往那方面想。

因为，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手上的卷宗里。

目前，已经发生了三起同类型的案件。而且依据作案手法来看，应该是同一个嫌疑犯所为。

“第一起案件发生在一个月前，死者叫方桦，今年二十三岁，本地人，生前在一家品牌服装店做导购。

“案发的前两天她刚刚和交往多年的男朋友分了手，死之前喝了大量的酒，身体内的酒精含度极高。被人发现陈尸在一个废弃的工地附近，生前遭遇过性侵犯，手腕上有被绑过的瘀痕，但是可能是因为喝了酒，神智不清醒，所以并没有过多的反抗，身体表面的伤痕也不多。

“最后致命的，是脖子上的伤口。”陆博垣说。

“她是被人割喉，然后出血过多而死的。”苏珊黑着眼眶，拿着报告解释道，“下手快、准、狠，凶手很清楚该往哪里划，而且用的刀也挺锋利的。”

“那关于性侵方面有什么值得报告的吗？”

“还真没有！只能检验出是暴力实施的性行为，可是没有任何残留

物，所以也找不到什么证据。”

说到这里，她吸了口气，振作了一下精神，“你们肯定会觉得奇怪，一般的强奸犯怎么会戴安全套？我觉得，这除了说明凶手特别小心，可能他还有轻度的洁癖。”

“洁癖？”

“没错，死者被发现时，是全身赤裸的，她应该是遇袭后，被绑到了什么地方，但是在作案前，凶手还特意给她洗了一个澡。”

她这话一说，特案组的几个同事都愣了。

“神经病啊，抓了人，还特意去洗个澡！”聂程涛一脸难以置信地大叫道。

而夏岚，却一下子抓住了重点：“也就是说，那个工地并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应该不是，她头发里有些残留的毛发和红色的尼龙，经过化验，毛发并不是人类的，而是狗的，红色的尼龙，应该是汽车脚垫或是后备厢的地毯上的。”

陆博垣点了点头，认为苏珊分析得十分到位。“这证明，凶手是有车的，他在某处袭击了女死者，然后将她绑到了自己的车上，带去了某处强奸杀人，事后，又把尸体抛弃在了废弃的工地上。”

“嗯，应该是这样没错。”

“第二个受害人，也就是被人发现扔在冰窟窿里。名字叫周晓丽，今年二十八岁，五年前来的帝城，死前是一家网络公司的前台。”陆博垣说。

“基本上，死因和能查到的证据都和第一个受害人一致，只是细节方面有些不同。”

“都有哪些？”

“比如她死前没有喝酒，是在清醒的状态下被劫持的！当时的法医

报告，显示她鼻腔里有药物残留，检测后发现是乙醚，估计凶手就是用这个将她迷晕后进行控制的。”

“那她身上也找到了狗毛和红色尼龙吗？”夏岚追问道。

“嗯，而且，也同样被洗了澡。”

说到这里，苏珊打了个哈欠，显然是因为昨晚休息不够，有些疲惫。

车瑞看看她，眼神里写满了心疼。她回以微笑，然后继续说道：“此外，她脖子上的伤口，这一次有迟疑。”

“迟疑？”

“是啊，不像之前那么果断了，感觉好像刀划下去的时候，凶手心里犯了一些犹豫。”

“真怪，那还有别的不一样吗？”

“有，死者的脸上还发现了一处牙印，是死前造成的，咬得很深，破了皮，估计当时流了不少血。”

大家都没有说话，不过一致认为，这个凶手，还真是变态！

“她死亡时间是周日的深夜十一点至凌晨一点之间，之所以不能给出确切的时间是因为她死后被扔进了护城河的冰窟窿里，虽然发现得还算早，可是被冰水浸泡过的身体，想得到具体时间，还得进一步做实验。”

“好，下面看第三位受害人，也是一名女性，昨天夜里苏珊撞到的，被人扔在垃圾桶旁。”

“她的身份暂时还没查明，不过我已经调了失踪人口的记录了，一会儿散会后就去查。”这一次，是车瑞回答。

“那和前两个比，这个受害者有什么不同吗？”聂程涛懒得看报告，直接问道。

“她生过小孩。”

虽然年龄看起来，也就是二十七八岁，不过她曾经做过剖腹产的手术，肚子上有刀疤。而且事后苏珊也很谨慎地进行了化验，证实她确实曾经生育过。

“怪了，这三名受害者，年纪不一样，长得也是环肥燕瘦的，貌似没什么共同之处啊！”徐子峰皱眉，如果说是连环杀人案，那凶手不是应该喜欢同一类型的女人才对吗？

还是说，他根本就是冲动型犯罪，根本不管对方是谁，只要有机会就下手？

确实，一般的连环杀人犯都有自己喜欢的类型。比如有些专门对穿着红色衣服的女人下手，有些则专门喜欢从事非法卖淫业的女子……这些都是有案例可循的。

可是，看着面前的照片，就连陆博垣也觉得有些奇怪，这三个女死者，看起来完全不是同一个类型啊！

第一个是栗色短发，偏瘦，看起来比较清纯；第二个则是黑长发，身材玲珑有致，典型的时下最流行的那种人造美女；至于第三个，短发，卷花头，体型也偏胖一点，看起来稍微有些普通。

不管是籍贯、学历还是工作性质，好像都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去查查这几个受害者彼此认不认识吧！另外，加紧调查一下第三位死者的身份……”说完这些，陆博垣严肃地皱着眉，“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个凶手近期还会再犯案，所以大家要抓紧了！”这些话，即便他不讲，大家也都明白。

经过一下午的努力，他们终于查到了第三位受害人的身份。

死者名叫林晶晶，也是本地人，今年二十八岁，在一家外企工作。她离过婚，并且生过一个儿子，不过离婚后，儿子跟了前夫。所以，也算过得无忧无虑。

“报警的是她同事，说是前天下班后，他们一起去唱KTV，之后死

者自己回了家，就一直没来上班，也没有请假。”

夏岚拿着刚刚从其他同事那里得到的资料，向陆博垣报告道。

“奇怪，”徐子峰问，“就是没上班而已，而且才一天，竟然就报警了？”

“哦，她是公司的会计，据说案发当天，老板刚给她开了张支票，叫她去取一笔钱，结果她悄无声息地失踪了，人不来，打电话也不接，所以老板就急了，怕她是携款潜逃了。”

“你说前天夜里？”陆博垣的重点，却和别人不一样，“她是自己回家的，确定没有同事送她吗？”

“应该没有，说是当时她用了一个什么软件叫了车，大家看着她上的车。”

“这么说来，三名受害者也不是完全没有共同之处的……”说到这里，陆博垣双手抱肩，仿似陷入了沉思，“起码，三个人都是单身。”

“单身？”

“对，”陆博垣点了点头，“就是单身！”

“确实，从三名受害者的身份来看，三个人都是普通人，虽然也交过男朋友或者结婚生过孩子，可感情生活还算干净，并不存在什么纠缠不清的男女关系，而且目前都是独居，我想，这也是凶手会对她们下手的一个原因。”陆博垣说道。

夏岚皱了皱眉，“可是，凶手是怎么知道她们三个人是独居呢？”

“因为，这个根本不是冲动杀人，三名受害者之间，肯定存在必然的联系，导致凶手有机会结交或者说是知道她们的一些生活背景。”

“什么联系才能知道这些呢？”

“这个就要问你和苏珊了，”陆博垣看了看夏岚，又转头看着苏珊，“女人平时都有些什么兴趣爱好？”

“什么兴趣爱好？”

“逛街、吃东西还有理发，需不需要办理什么会员卡？”

“哦，你说那个啊！”夏岚恍然大悟，“别说，还真有这个可能！尤其是美容美发的会员卡，大多数姑娘都有的！”

“嗯，不止这些，”苏珊也补充道，“还有什么美甲的，服装店的……女人一般都很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会员卡！所以，她们三个可能还真的有交集！”

然而，调查结果，却令大家十分失望。

因为，除了方桦和周晓丽有着同一家理发店的会员卡，而林晶晶和周晓丽的医保定点医院中，有同一家吻合外，再没有其他共同之处了。

“那家理发店，在全国都有连锁，光帝城本地就有十多家。”夏岚苦着脸说道，“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她俩去的，根本就不是同一家店。”

苏珊还不甘心：“那有没有可能，是某个理发师跳槽了呢？”

“没有，别说理发师，连小工的人名表也都对比过了，根本没有重合的。”

“那医院呢？”

“也不一样，虽然俩人的定点医院都有那一家，可是林晶晶自从离了婚，搬了家，就再没去过那家医院。”

“唉，真郁闷！”苏珊叹气，转头看着负责调查出租车的徐子峰，问道，“那出租车司机呢？”

他摇了摇头：“送林晶晶那位，车上的记录显示，他送完人就马上载了另一位乘客走了，几乎没做任何停留。”

“另外俩受害者呢？”

“她们好像压根儿就没坐出租车，方桦家距离单位很近，每天都是步行上下班，那个叫周晓丽的，经调查，极有可能是在遛狗的时候被袭击的。”

“哦？什么情况！”

“她有只狗，每天下班都要去遛狗，结果那狗被小区保安抓到了，还贴了告示叫主人来认领。可是等了三四天也没有人来，最后有邻居认出是她的狗，去敲门，发现家里没有人，保安打电话给她单位，才知道她已很多天没上班了，所以才报了警。”

“那狗被发现的时间呢？”

“我问了，和你说的死亡时间基本相符，所以才推测，她应该是遛狗的时候被抓走的。”

“合着，现在唯一见过凶手的，就是那只狗了？”苏珊叹气，“那狗现在怎么处理的？”

“保安不肯养，被那邻居带回家了，说是她家也有一只狗，不在乎多养一只。”

“唉，中国好邻居啊！”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邻居都这样啊。”车瑞插话道，“我和小聂去查那个林晶晶的时候，发现她们家也养了宠物，是只小狗，但是人没了之后，根本没有人接收，她那前夫也不肯养。”

“啊，这么可怜！那最后怎么样了？”

“谁知道啊，我们去查的时候，那狗早就不在家了，估计是成流浪狗了。”

同样爱养宠物的徐子峰和夏岚，听到他这么说以后，心里有些不是滋味，苦着脸，不知该说些什么。

调查进入了瓶颈，只好散会，等待新证据的出现。

第2章 档案新线索

时间一晃，又过去了好几天，转眼到了下一个周末。

徐子峰因为一直很忙，已经有很长一段日子没去福利院了。这一天，他和陆雅媛约了时间，他带着阿鸣，陆雅媛带着陆溪，一起去福利院看望那群孩子们。

自从不久前下过了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天气也越来越冷了。陆溪穿着件红色的小羽绒服，头上戴着红色的毛线帽，脚上蹬着一双粉色的短款雪地靴。她下了车，摇摇晃晃地踩着积雪跑了过来。

早她们一步到了的徐子峰正牵着阿鸣，在停车场门口等着她们。

“阿鸣！”

陆溪开心地张开小手，一把搂住了阿鸣的脖子。而阿鸣也幸福地摇晃起了尾巴，张着嘴，吐着舌头，不停地哈气。

陆雅媛停好车，从后座拿出几个大手提袋和一个大箱子，徐子峰看到，赶紧松开阿鸣的绳子，三步并作两步地跑过去帮忙。

“来，给我吧！”

“谢谢。”

“大包小包的，什么东西啊？”徐子峰掂了掂手里的几个袋子，分量还不轻，于是好奇地问。

“哦，这不是最近越来越冷了嘛，我就发动了一下医院的同事，家里有没有不用的小孩衣服什么的，没想到，大家还真捐了不少！”

“那盒子里呢？”

“昨天烤的小饼干，哦！”说到这里，她仰脸朝他又笑了一下，“你和阿鸣的，我放在车里了，一会儿回去的时候再给你！阿鸣不能吃巧克力”

力，我分了两盒，你那盒是什锦的，什么口味都有，阿鸣那盒，是原味的，也没敢加什么香料。”

本来听她这么说，徐子峰觉得心头一热，可又听她说还专门给阿鸣准备了一盒，不禁又觉得有些好笑。心想原来在你心里，我和它是平等的啊！

不过，这念头也是稍纵即逝，毕竟，他把阿鸣当作是亲儿子，陆雅媛能对阿鸣好，他也是高兴的。

两个大人拿着饼干和衣服，陆溪则牵着阿鸣，一起朝着福利院的大门走去。

阿鸣一直是福利院小朋友们的最爱，再加上有一段日子没来了，一进门就被几个孩子团团围住，抱着它不肯撒手。

陆溪也喜欢它，可毕竟在门口已经抱了半天，知道其他小朋友也想抱，因此，乖巧地退到了一旁，帮着妈妈和徐叔叔分发饼干。

一个高高瘦瘦的男孩走过来，陆溪的脸上立刻绽放出微笑，“正林哥哥！”

“陆溪！”

那男孩，正是韩正林。

有一阵子没见，他好像又瘦了一圈。

“给，我妈妈烤的饼干！”陆溪先是递给他一盒，然后私下瞅了瞅，看没什么人注意到自己，又偷偷拿了一盒，使劲塞进他的坎肩口袋里，“我也帮忙了！”

韩正林没有推辞，点点头，笑了，“小溪真厉害！”

说完，这才转头朝徐子峰和陆雅媛摆了摆手，“徐叔叔好，陆阿姨好！”

“你好！”陆雅媛摸摸他的头，这孩子很懂事，即便身体不好，也从没抱怨过什么，因此，陆雅媛对他更多了几分关心，“来，看看这些

衣服合不合适。”

她说着，从其中一个口袋里，准确地掏出一套灰色的运动服，显然是特意为他而留的。

韩正林笑呵呵的，一只手拿了饼干，另一只手接过衣服，“谢谢陆阿姨，我回去试。”

“正林，我跟你过去！还有阿鸣！”

徐子峰怕它跟孩子们玩得太疯，影响到陆雅媛和几个工作人员派发衣物和饼干，索性叫了它和自己一起去送韩正林。

反正，他也单独准备了个小礼物给正林，陪着他一起回去也好。

于是，在徐子峰和阿鸣的陪同下，韩正林回到了自己居住的宿舍。

“徐叔叔，坐。”

进了宿舍，韩正林先是招呼徐子峰坐在自己的床铺上，然后把衣服和饼干都放到桌上，帮他倒了一杯水。

俩人先是闲聊了几句，徐子峰从口袋里掏出块电子表，递给他，“正林啊，前几天是你生日，徐叔叔忙，没空过来，给你买了块表，算是生日礼物吧！”

他们认识很多年了，而且就算他叫徐子峰不要破费，徐子峰也一样会给自己买礼物。所以，他不再推辞。

“真好看！”他扬起一张笑脸，看着徐子峰，“谢谢徐叔叔！”

“嗯，不错，就是大了一点儿。”徐子峰看着他细细的手腕，心疼道。

“没事，大一点好，将来我长大了也能戴。”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表情很平淡，仿佛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可传到徐子峰耳朵里，却忍不住心酸起来。

谁知道，他有没有长大的那一天呢？

帮着韩正林换好了那套运动服，还算是挺合身的。只是他身子太单薄，裤腰有些肥。

“没关系，我拿去给张老师，让她帮你改改，换个松紧带啥的！”徐子峰拿着那条裤子，站起身，准备去大厅找那位专门负责帮大伙儿改衣服的张老师帮忙，“你跟阿鸣在宿舍里等着，一会儿改好，我给你拿过来。”

“我也去吧！”

“不用了，”徐子峰看着只穿了条秋裤和薄毛裤的韩正林，拍了拍他的头，“别穿来脱去的，你赶紧进被窝，外面冷。”

“哦，好吧。”

徐子峰拿着要改的裤子离开宿舍，韩正林盖着被子，趴在被窝里搂住阿鸣的脖子。

阿鸣舔了舔他的脸，摇着尾巴，亲昵得要命。

一人一狗，在那里抱着闹了一会儿，宿舍的大门突然打开了。

进来的不是徐子峰，而是一个叫张果的男孩。

他其实比韩正林小一岁，可是却长得人高马大的。虽然个头不比韩正林高，但却比他壮实了不少。

“阿鸣！”

他大叫了一声，阿鸣果然回过头，摇着尾巴朝他跑了过去。

虽然平时很嫌弃韩正林，可面对阿鸣，张果却表现得非常亲切。

韩正林也不生气，笑了笑，低头将被子往上拉了拉，盖住自己。张果却眼尖，一下子就看到了韩正林手腕上的新手表。

“哪来的？”

韩正林犹豫了一下，“徐叔叔送的。”

听他这么一说，张果眼珠子转了转。说实话，他是挺嫌弃韩正林的，院里的孩子都知道他有病，虽然一般的接触并不会传染，可大家还是讨厌他，不想和他太接近。

但是这表，应该是刚给不久，因为刚刚在大厅，韩正林的手腕上还

是空的。

“拿来给我！”他嘎声嘎气地叫了一声，上来就抓韩正林的腕子。

“你干吗！”

如果换作平时，也就给了，韩正林其实不爱和别人起冲突。可这表，是徐叔叔给他的礼物，他说什么也不能随便给别人。

俩人争抢了一通，进而扭打了起来。阿鸣本来还在一旁摇着尾巴观战，后来也察觉到了气氛不对，瞪着大眼睛，跟着紧张了起来。

张果毕竟是站着，而且力气也比较大，打着打着，愣是把韩正林从床上扯了下来。

韩正林“哎哟”一声，摔到了地上。

直到这时，阿鸣才惊觉到事态的严重，它当机立断地抬起前爪，朝着行凶的张果扑了过去。

张果被它扣住肩膀，吓了一跳，往后退了好几步，撞到了书桌旁。

桌上有个瓷杯子，摇晃着掉了下来，摔了个粉碎。

阿鸣狂叫几声，放下前爪，算是控制住了局面。可一只爪子却踩在了碎瓷片上，瓷片扎进脚垫里，它愣是一声没吭。

就在场面僵持不动的时候，徐子峰终于回来了。

他拿着改好的裤子，一进屋，就看到了摔倒在地上的韩正林，还有正对着张果显得异常激动的阿鸣。

“发生什么了？”

徐子峰赶紧把地上的韩正林抱起来，放回床上，帮他检查有没有摔伤。同时，喝令阿鸣坐下，怕它会做出什么有攻击性的事情来。

张果吓得够呛，但是拼命咬着牙，一声也不肯吭。

等到他确认韩正林没有受伤后，才拉着阿鸣的项圈，把它拽到了跟前，“你怎么回事？”

阿鸣歪着头，一双大眼睛眨了眨，看着他，一脸的无辜。

“呀，血！”

张果突然指着地面，大叫了起来。

徐子峰顺着他所指的地方看过去，地上竟然有一排血脚印，而那血，明显是阿鸣的。

“阿鸣，坐下！”徐子峰赶紧伸出手，抓住它的爪子。

右边的前爪里，竟然扎进了一块瓷片。

徐子峰皱着眉头，将那瓷片拽了出来。血，也开始汨汨地往外冒。

阿鸣仍旧不吭声，好像没事人一样，呆呆地看着他。

本来徐子峰还想埋怨它，为什么要去吓唬小朋友，可看到它这个样子，心一下子就软了。

“徐叔叔，给！”张果不知从哪里找了一条手帕，递过来，小眼红通通的，“对不起，我刚才跟韩正林吵架来着，阿鸣想让我俩别吵！”

“嗯，徐叔叔知道了，你俩好好的，可别再闹了！”

徐子峰点点头，赶紧用手帕把阿鸣的前爪包扎好，“好像还挺深的啊……”

“徐叔叔，去找陆阿姨，她是医生！”

大厅里，陆雅媛简单地帮助阿鸣消了毒，然后又用纱布重新包扎好，爱怜地摸着它的头，“阿鸣乖，肯定特别疼吧？”

“怎么样？”徐子峰还是不放心，紧张地问道。

“简单的包扎和止血，应该和人没什么区别，但是我觉得，最好还是去宠物医院看看，毕竟我不是兽医。”

“嗯，也对，去看看，比较放心。”

又简单地安慰了几个孩子几句，徐子峰抱着阿鸣回到了车上，然后直接将车开去了平时总是带着阿鸣去打针驱虫的宠物医院。

由于临近春节，原本的前台已经请假回家了。现在，在宠物医院前台负责招呼的，是一个才入职没几天的临时工。